



泥

便

莊子庸齋口義卷之九

庸齋林

希逸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ハカ重言十七ハカ卮言日出テリス和以天倪ニテ
 寓言十九ハカ藉外論之ヲ親父不為其子媒親ニ
 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ニ非吾罪也人之ハ
 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ニ
 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ニ此篇之首乃莊子
 自言其言書之中

有三種說語。寓言者以己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十九者言此書之中十七居其六。謂寓言多也。如齧缺王倪庚桑楚之類。是也。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是也。十七者言此書之中此類十居其七也。卮言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也。和調和也。天倪天理也。以天理而調和。人之心也。藉借也。不出於己而出於他人曰外。故曰藉外論之。父譽其子。以未婚則其人必不信。故必借他人以譽之。此譬喻也。此罪不在我。因人之不見信。故有此寓言也。若以爲出於我。則在人之見。必有同異之分。應是之也。反非之也。與己不與己。此言他人自見也。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者。

疏云五十曰艾髮白如艾六十曰耆今老也
禮記曲禮云百年曰期頤

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
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
人道是之謂陳人。已止也已言可以止其
人則聞者不敢以爲非可以止塞其議論
也。古先帝王聖賢皆耆艾也。經緯本末言
知常知變知首知終也。期年期頤之年也。
年雖先矣而學無所見但以期頤之年而
稱爲耆宿則其年雖先不足爲先。謂無以
過人也。人而無以過人則是不能盡其爲
入之道。此陳人而已。陳人謂世間陳久無
用之人也。此意蓋謂我之所借重者皆耆
艾可尊之人非徒以爲前輩人物而借重之也。卮言日出和以天

倪因以愚術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
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
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
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
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
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
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
物不可非巨言日出和以八倪孰得其久

蘇詩曰非无江海志瀟洒送
日月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
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得也窮年者以此送日月也不言則齊以
無言之言則歸於一理齊一也以此一而
形諸言以其言而論此二皆爲有所容心
則不得爲齊一矣故曰齊與言不齊言與
齊不齊也惟無言則齊無言無心之言也
終身不言未嘗言無心於言也終身不言未
嘗不言不言之中可悟理則非不言也有
自亦有所由來也言凡人之所謂可所謂
不可所謂然所謂不然其言皆有所自來
故各是其所是我則何從而然可之惟隨
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隨其不然者不
可者而不然之不可之物固有所然謂凡

物各有所是也既各有所是則物物皆是
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此意齊物中論
之甚詳非后言且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者言我非以自然之言而調和衆鳥若與
之同爲是非則豈能要諸久遠哉蓋謂自
然之理千古萬古雖不破也萬物之種同
出於造物以其不同形而相代於天地之
間則人以草爲草木爲木禽爲禽獸爲獸
但見其形之不同而不知同出於元氣其
種則一也萬物之在天地往來終始若循
環然其倫理之妙人莫得而窮之謂其不
可盡知也此之謂天均均者同也天理之
同者故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
曰天均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
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

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
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
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太本復靈以生鳴而
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
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
敢蘊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
及彼乎服知者服事也知知見也勤心以從
事於知見謂博學也謝者去也言孔
子已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
言余孔子云者莊子舉孔子之言謂孔子嘗

六十四卦曰
易王命濟舟不雨土曰
遊指並受不寒壯麗云
開顯大對顯云望請對之

周禮大僕職云掌諸侯之復
逆註逆受下秦也疏云逆迎
受王命者身下而上曰逆

設案云父母存時仕而得祿喜養父母父母沒後雖得祿之大悲不能養父母六十四升曰金
六斛四升曰鍾

有此語也受木乎大本猶言受性於太始
也太本即造物也靈知覺之性也復返也
反而歸之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
生之道故曰復靈以生鳴亦言也律即法
也當者言皆當理也以利義陳於前而
所是非好惡則人與我對立可以服其
而未不能服其心是必舍去利義而忘其
非好惡乃可以使人人心服而無敢與我對
立而為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
董音悟忤逆也董立者對面而立則我為
順而彼為逆周禮曰以受諸侯之逆亦言
向我而來者為逆也莊子既稱夫子之言
乃對惠子而歎曰已乎已乎我安得及彼
孔子哉只此可見莊子非不知敬吾聖人
者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

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弟子問

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

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

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言不及其親也無所縣其罪乎者縣繫累

也謂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乎無係累之

罪乎蓋疑其前後兩變有悲有喜也既已

縣矣謂此悲喜之心便是有所係累也

若無所係累則外物之輕重過於吾之前
者猶鳥雀蚊虻然豈以此為悲喜哉纔有
悲喜則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基曰自吾聞
有心矣

前論曰不指亦不計其明與暗
誠則問大溪河入哇否到收
王會云好干大同訓

五燈會元投子大同禪師傳
趙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
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
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堪入七年而天
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而野返其朴也二年而從從順也於是非
喜惡無所逆也三年而通大通微也四年
而物猶槁木死灰也五年而來寂滅之中
又有不寂滅者也禪家所謂大死人却活
是也鬼入者納造化於其胸中也天成人
與天爲一也不知死不知生無入而不入
得也大妙者極其玄也自一年至九年此
卽備爲節次之語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
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

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
其所不適此數句言無生無死之理生有
爲死生之則自私者也若以至公之理而
勸之欲其知造物之間無不死之物故曰
勸公以其死也然謂之死則是有所自矣
謂之死而有所自則求其生於萌動之始
本無所自既其始也無生則安得有死陽
動之始也以死生之理知此言之不知其
果然乎否也所適然也所不適不然也要
其盡而觀則惡乎然惡乎不然言謂之有
亦非謂之無亦非故曰而果然天有曆數
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曆數
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

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
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
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曆數星辰日月之
往來有曆書度數
也今據人迹之所至有可考據者猶言圖
經也以曆數及人據而求之果可以盡天
地之理乎故曰吾惡乎求之天地之間日
遷月往誰能知其所終其運而往也必有
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命然茫茫之初本
來無物安得謂之有命朝必有暮寒必有
暑時至氣應毫髮不差如此相應安得謂
之無鬼神然謙者未必福仁者未必壽幽
明之間有時而不相應安得謂之有鬼
神此數句乃發明造物不可知之意衆

文粹括髮也

異音義叟々一作搜々音蕭

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
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
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音蕭也奚稍問也
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
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
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
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叟

若隱若顯之意也稍略也率略意也謂其
何爲率然有此問也予之所本不自知
其所以然者故曰予有而不知其所蠅已
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蛇在蓋以形之動者
比蛇蠅之生而以影比蛇甲也似之而非
者言以此爲比亦近似之而非果然也在
日與火之中則有此影故曰也也聚也畫
陰而無日夜至而不火則影不可見是代
去也彼指形也吾影也言吾之所待者彼
乎故曰彼吾所以有待形然形之動也又
有所待故曰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強陽動
也形待強陽之氣而動彼形之所以往來
者強陽也彼以強陽而動亦從之其爲強
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汝又何問我乎此段
與齊物同但添強陽次日之說又
要筆頭禪家所謂重說偈言也

陽子居

音義陽姓名戎字子居列子作陽朱

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
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
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
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
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矣請
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太
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
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

老子經四十一章大白若辱
廣德若不足

翼音義睢仰目也眴張目也
皆視上於面而近傲者

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友也舍
者與之爭席矣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
雖眴眴矜持而不自在之見諱與居者言
其物我未忘常居與人同居也大白若辱
者明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者言其雖
有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旅邸之
主也執席執巾櫛奉承之也煬者煥者也
避舍避竈敬之也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
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持自名之意故
人見而敬之既得黜化則退然自晦而人
視之以爲常人矣此篇文亦細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文粹云子州支父則支作也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
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
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
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
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托天下
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
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

羅勉道曰今常德府武陵縣
南蒼山有善巷壇宋政和中
賜號遁世高蹈先生邵平李
壽爲壇記壇之近仍有其墳

所以異乎俗者也幽憂者猶今言難疾也
爲天子者方可託之以天下是有天下而不與者也異於俗者言其與世俗不同也
舜以天下讓善巷善巷曰余立於宇宙之
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
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
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
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

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
之爲人操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
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捲捲自勞之見操力勤苦用力也德爲未至者言非自然之德一人皆逃而去之妻以首戴夫以背負共攜其子而逃此一段無斷語都即與前意同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
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
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

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人居而殺其子吾
 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
 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
 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
 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
 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
 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
 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所用養者謂資
 之以自養者也

即土地也所養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為重
 以外物為輕也此譏當時患失之士
 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
 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輿王子
 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
 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
 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
 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君乎君乎言
 以我為國君

文淵閣三南漢日經世六南出

乎惟無意於為君者方可托以韓魏相與
國故曰越人所欲得為君者也
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
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
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
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
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
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

擊扁云女居反持也事引也
音女

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
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
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而可以存天下愛其身者且不攫之況以韓國比之天下則輕矣以不得為憂戚乃至於愁身傷生將以自喪又重於失一臂矣故曰知輕重此喻甚有益於世俗
此段文似內篇
曾君問顏闔得道之人
也使入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
而自飯牛曾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

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

淮南子商誘註云隋侯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以藥傳而塗之後蛇於夜中含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之珠也

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日
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
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
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耳布簾布也
聽者謬言誤聽也土苴上音捨下莊雅反糟粕也意謂
帝王治天下國家之功其在聖人之道皆
餘事耳身者天下國家之本脩身則可以
治天下國家此聖賢之論也莊子之言如
此分別人皆謂其以精粗分作兩截殊不知
如其意只謂知道之人不以外物累其本
心如堯之非心黃屋如舜禹之有天下不
與如此方可以盡無爲之治但其言抑揚

卷之七

七

太甚耳緒餘土直四字只就餘事上生亦
猶曰塵垢秕糠可以陶鑄堯舜也其造詣
過當處皆此類荆公之學真箇把做兩截
看了却欲以此施用多舉緒餘土直之語
所以朱文公深辨之莊子立言之過或誤
後世似亦可罪然其心實不然也危身棄
生以殉物便是以外物累其心也所以之
所以往也所以之所以為兩句只一意以
珠彈雀人必不肯以物累身人則不
知此譬喻甚明切此一段文似內篇子列
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
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
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

君過者設按云不知人而使
之飢者為我之過而遺粟也

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
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
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
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
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
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
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鄭國之相曰
人也以人言而遺粟言其非真知已既非
真知已則譽者可信毀者亦可信矣此說

設案云強之使有司強賞之

亦甚切當此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
段與列子同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
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
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
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
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
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
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

翼云旗司馬本作三珪云諸

侯之二角皆執珪者

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
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
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
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
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
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
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
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

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家語儒有一畝之官環堵之室注堵長一丈高一丈環堵

室方丈
環堵破舊為廬

噱扁云歎聲又戲笑也

大王反國說反屠羊言各得其本分事也
三旌三公也三公之車服各有旌別故曰
三旌此原憲居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
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
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
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緌
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噱先生何病原憲
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

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

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

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隱與馬之飾憲

不忍為也次者苦也以草蓋屋也夫妻二

壁中鑿而取明者曰牖以舊衣而塞其牖

振風雨也故曰褐以為塞弦檠琴瑟也匡

坐正坐也紺深青赤色也表素者以白色

為外衣也軒車不容巷言巷小而車大也
華冠華皮為冠也緌履曳其履也希世而
行言其以所行媚世也比周而友所交非
人也學不為己而為人教人非為道而
為利假仁義以文姦故曰仁義之隱

華冠先輩云以花木之皮為
冠也方壺云冠裂如開華也
設案云華皮為冠者高祖以
竹皮為冠之類乎此事見漢

高祖紀
語曰衣敝緼袍朱注曰緼
著也袍衣有者者也蓋衣之
賤者

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種噲手足胼胝三
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衽
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紕而歌商頌聲滿
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
矣緼袍今之絮衣也無表者外破而露其
絮也種噲虛浮也正冠而纓絕於欲正
其冠而纓又絕纓所以維其冠也肘見
衽袖已破也踵決履之後已破也曳紕扶
曳而行也商頌所歌之曲也若出金石有
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不以養身者累其心

自扁云音種音堅粥也

似音秋音悄色變也

也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
身也致道者忘心無心則近道也孔子謂
顏回曰回來家貧居里胡不仕乎顏回對
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
飡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
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
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
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
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

久矣今於面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郭外田也

郭內園也顏子未必有此莊子之言亦未必可信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樂者何物也故二程每教人求顏子樂處此不可草草看過也知足者不以利自累言足乎已者無待於外也審信也在我者真有以自得則外物之得失不足喜懼也無位而不作不以人不知為愧也誦之久矣於今見之謂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也丘之得者言真得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

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

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

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

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

岩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

謂有其意矣

心居魏闕者未能忘富貴也重生則輕利知本心之可貴

則外物輕也雖知之未能自勝者理未能勝欲也不能自勝則從者謂此心未能自已則且聽而順之此言在耳海之間而時起此念不必強為抑遏也若強為抑遏則能內傷其神亦或至於致病故曰不得自勝則從從順之也順之則於神無傷故曰

文粹云魏闕人君門焦就曰象魏觀闕天子之門許慎云天子之兩門

東坡先生集卷之七
文粹云：騷人志門蕭索曰

神無惡乎不能自勝一傷也此念動時也
若於念起之時強抑遏而不順之則苦於
自制是二傷也故曰重傷此非自壽之道
無壽類者不入壽者之類也魏牟以公子
而爲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
道亦有向道之意矣此語卽中庸勉而行
者之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食藜

莊子卷九

蔡之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
歌子路屹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
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
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
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箕
伯得乎丘首黎羹不糝言有菜而無米也
罪也天寒既至知松柏之茂即所謂歲寒而後知松栢也因陳蔡之厄而後聖人困窮之道可以自見可以為法於後世故曰於丘其幸乎削然音消蕭洒之意反琴者

跡云共伯和周王之孫也
懷道抱德食封於共

再取琴而彈之也然雖然也子路聞此
言而喜也子貢以下數句謂子貢因此而
悟也丘首山名也所謂共伯未必為共和
大抵皆寓言難以實求之其意蓋謂子貢
喜而有言遂稱許由之徒所以能終隱者
亦是窮而樂其道也許由共伯皆託子貢
之言商周者周之都
有商之舊地舊民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
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人居
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
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
之淵不若是而已言舜之所為已自不是汝之自失止在一身可以改矣而又

欲汗我遂投淵而死此事他無經湯將伐桀
是亦只寓言也辱行猶曰穢德也
因下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
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
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
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
桀剋之以讓下隨下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
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爲
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

音義 桐水一作桐水 文粹音
同 桐 扁音 貂音 周

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
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
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
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
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
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
而自沉於廬水強力有作爲之意忍垢耐世
俗汚辱之事武者遂之言戰
伐者成功也仁者居之以務光爲仁者也下
隨務光皆古之隱者但其自沉一節亦不可

考或亦寓言而已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
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
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
使叔且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
列血牲而理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
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
時祀盡敬而不所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
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

人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
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
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
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
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
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
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
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

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叔
叔者，弟之稱也。加富二等者，言其爵也。就官一列，極其品也。殺牲而取其血以盟，而後埋之，舉神農而言，謂上古之世不如此也。時祀祭以時也。不祈喜者，祀而不求福也。盡治而無求者，無求名之心也。與政為政，與治為治，雖有為而無容心也。遂為政者，汲汲然脩其善政也。下行貨者，言以爵祿而招誘天下之士也。阻兵行險也。保威立武也。揚行揚其名也。推亂易暴，言與紂同惡也。其並乎周者，我若與周同乎斯世，是塗辱吾身也。猶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不賴者，不取以爲資也。后山云。

親年方賴祿，是用此賴字。戾行，亢也。刻意曰爲亢，而巳矣。即戾行也。言伯夷叔齊非欲爲高節戾行，使於富貴，祿有可受之義，則必受之矣。亦不至爲此高亢之舉。惟其於義無可受之理，所以知此天下閭閻亂也。周德衰者，謂周方興，而其所以爲又如此也。惡其以智謀取天下，故曰德衰。此篇不全似莊子之筆，但隨珠彈雀兩臂重於天下，說反屠羊數段猶佳。然終不及他篇矣。若盜跖說劍漁父，則又甚焉。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

姓展名獲字季禽居柳下謚惠翼音義云展禽當僖公時人宅北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

爲友是寄言也

允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
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
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
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
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
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
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
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

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
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
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辨將奈之何哉
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
以距敵辨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
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
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
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鋪之孔子下

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
敬再拜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
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
孔丘非邪爲我告之尔作言造語妄稱文
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
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
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及其本妄作
孝悌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

願望履幕下言不敢望跖但
願望履也

極重疾走歸不然而我將以子肝益晝餽之
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
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
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
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
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
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
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智維天地能辨諸

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白日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

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常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利而以損民害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

又粹居人于人皆無心之良

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
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
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
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
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
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
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
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

縫衣者縫掖之衣太袂單衣
淺帶縫帶使淺袂

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
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
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
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
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
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
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

史記子路性鄙好勇乃志抗
直冠雄雞佩狼豚陵暴孔子
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
儒服委質因請爲弟子

道滄桑爲一說文解

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
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
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
事不成身流於衛東門之上是子路教之不
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
跡於衛究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
子教子路道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
入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

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
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
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
熟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
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
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
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
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

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之公文
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
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
梁柱而死此四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
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
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
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
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

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
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
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
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
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
除病瘦喪死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二月
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
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

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
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
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
道在在及及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
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
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
不能出氣歸至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
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

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

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

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

幾不免虎口哉入保者閉門自守也心然

飄風虎驕輕颺之意也妄稱文武言妄稱
文王武王之道以自名枝木削木枝之皮
以爲冠牛角牛皮也得幸於委言與下季
得相親也望履幕下言一見於幕下而望
其履也此再通謁之辭知維天地知可以
包羅天地天地不能出其知之外也能辨
諸物才能可以辨名諸物也謂其無不知
也其卒之也要其終也禹偏枯言其胼胝

也孰論之詳論之也磔犬流血言其身之
自殺如殺犬豕也操瓢而乞有求於人也
離麗也泥著於名也故曰離名不念本不
知本真之性汲汲卽汲也執轡三失言
轡屢落也車馬有行色言其似有所往而
方歸也微無也得無往見跡乎若前乎者
若我前曰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
之所言也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
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
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
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

文粹云藏聚者盜濫竊聚之
人也、藏獲奸娼之稱也

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
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爲
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
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
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
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
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
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

方盡云小白不義而管仲為之臣田常不仁而孔子受其幣若使夷吾孔子立論以準天下焉當不賤二君之所為而考其行則實臣而下之

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弑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

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曰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

箕子歸于名焦周未人汗時
君不仕子貢諫之遂弃其蔬
而餓死申子或云申徒抱甕
之河或云申生也
申子疏晉獻公太子申生也
被讒不自申理而縊死孔子
帶曉聖教歷國歷聘其母臨終孔子不見匡直諫父為父所逐

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起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

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計之利而義真是者言欲求名利惟修義為是也人若棄名利則反逆其心無以自樂必欲求之非行義不可此學于祿之意也多信者顯言多為可信之詞以求榮顯此言假信之名以自利者子張言以義求利滿苟得則曰今之求名利者詐而已矣若謂棄名利而反逆其心必欲得之則縱吾心之所欲以為苟得自滿之甚猶為天真而無矯揉故曰抱其天也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即前所論篇之論言行之情偽戰於胷中謂其行不顧言言不顧行也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即前所謂得其時

者爲義之徒失其時爲篡夫此意也蓋以仁義之行皆爲詐僞而非天真也五經五常也六德三綱也君臣父子夫婦也子正爲名者謂汝以仁義之名求得我則但爲利而已不假矯僞之名也爲名爲利皆非真實道理故曰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無約無拘束而聽其自然也曰滿苟得曰無約此又寓意於其名者如前篇知無爲之類棄其所爲者捨其所當爲而不爲謂不能存生其性也徇其所不爲者謂爲利爲名乃其所不當爲者也儻天理自然則無君子小人之名矣故曰無爲小人反循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言亦不爲君子亦不爲小人則可以徇從汝天理之自然矣而汝也無曲無直相而視之皆自然至極之理故曰若枉若直相而天極東

西南北各有其方而春夏秋冬屬焉消息往來皆一氣也故曰而觀四方與時消息執圓機則無是非故曰若是若非執而圓機信意而行獨得於我則從容體道矣故曰獨成而意與道徘徊轉背也背道而行自名以義以求成功則失其所謂本真者矣故曰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而汝也趨赴於富而求殉其成功則將失其自然之天矣故曰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凡曰無者言莫如此也禁止之意也正其言謂以忠信廉義之言爲實也必其行者謂必爲忠順廉義之行也服被也離麗也言必遭其殃害也子張欲行義以求富貴因干祿之語而借其名也滿苟得則以苟得而滿其欲爲自然之道故設爲問答之辭意謂矯飾以求利達不如直

情之爲愈蓋矯孟子天爵人爵之說也無足問於知和曰人

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

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推正不忘者言汝之無意於富貴豈其智不足邪意度也度汝亦知此而力有不及邪故推正理以還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邪此人富貴之人也言此等富貴之人皆與我同生斯世同處此鄉豈是絕俗過世之正言其非有甚高而不可及也其意蓋

謂此亦眼前人耳我豈不知之此人其心
全無所主全失其性命之止但知趨時以
求已分之益而為流俗所化言其所為皆
俗人也是非之分者言以他人為非以已
為是自求其身之益也古今久近也前一
時如何今一時如何覽察其時之向背以
自求利也至重至尊者天理之自然也背
棄而去之獨為其所謂求富貴之事此豈
長生安身養心之道也求富貴之人其身
其心或安或否或悲或喜迷而不覺不能
自見故曰不監於體不監於心為為者為
其所為乃人為也所以為者天理也知有
人為不知有天理雖為天子猶不無足曰
免於損身之患害况其下者乎
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

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
而以為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
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
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
禮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
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
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
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

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
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
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
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
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
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
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
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

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此又不可言

錄美者可以盡求其所好也寃勢者可以盡權勢之事也雖至人賢人亦有不及焉言其力量之可以自用也快人因人素人皆言其富可以使人也即十萬通神之意欲欲富也惡惡貧也避貧而就富後待教而後能故曰不待師此出於天性之自然也天下之人雖皆以為非而我安能辭避之此設辭貪者之言無足貪而不知足也故名以無足稱苟得之類也動以百姓者為主故不敢自違於法度百姓所同得有物有則者也度飽則也足而不爭德足於已而無所爭也無以為故不求為不在人而任天人力無所與故曰無以為知人力

前府張延賞開度支有一寃獄公判度支期平反之案上有帖云奉錢五百貫乞不問其獄公怒收吏案之次日與洗處又一帖云奉錢十萬貫公曰錢至十萬通神矣無不河回之事吾懼禍及不得

之無所與則不求矣使其在我有所不足則窮極四方而爭求之亦不以爲貪此求德也求在內者也德足而有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亦不爲廉此貪廉二蒼之實非以爲人也非務外也而皆反求諸天理之法度而監之故曰反監之度以財戲人故舞天下也慮其反反身而慮之也雍黎民於變時繼也不以美害生者言其無爲而爲不以美名而害其身有天下而不與也可以有之言天下之賢名可以自旬而無愧也其爲道爲德出於中心之誠非求以興名譽也此又把堯舜與許由皆作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耳約養以好說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

馮音憤翼音義云馮氣憤鬱不
不通之氣也

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管鐘鼓管籥之聲口嗽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厚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

正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則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及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絲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周易豫六五貞疾恒不死象云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疏乘九四之剛故貞疾以其居中處重未可亡滅之

者言必欲求名而不求富貴之利則徒然自苦其身雖存如大病然絕其美味也約養儉以自奉也久病長阨而不死即易所謂貞疾常不死也平為福有餘為害物

晉王衍字夷甫口未嘗言錢字母欲試之冷婢以錢繞床不得行呼婢曰舉却可者物焦憂患也

莫不自然財其甚此篇文字枝葉大廣此之讓王漁父又不及但如此一物亦好語也豈可沒沒嘆塞滿其口也猿猴之類日嘆感其意者動其言也言役其心也遺忘其業失其所當為也馮氣怒其氣而不得通也依弱不自在也若人一行負重物而登高然取慰取足也取竭用盡也今諺云有勢莫盡用是也靜居則溺言不耐閑而自沒溺於嗜慾也體澤則馮者其身充肥悅澤則馮滿有驕張之意也滿者若者言積財而高於諸所謂阿堵物是也不知避不知足趨求而未已也馮恃也恃此以為誇而不知能舍服膺念不忘也念不忘但見焦焦戚戚之意滿於胸中故曰滿心戚戚不自得如此猶求而不止也劫請劫取也藏於屋內者恐有劫盜改為樓疏周環

其室邇而此外恐有大盜必盛其徒旅而不敢獨行跡窓也樓牆上之樓也六者曰亂曰苦曰疾曰辱曰憂曰畏是也遺忘而不察者言皆失檢點而不自覺也單獨也但也故事也反復也及其病患已成雖欲求全其生去其財但求一日復如貧居無事之初而不可得也盡性全生也竭去也反願去富而就貧也及至於此則名亦何在利亦何在縲意絕體縲縛其身心也爭利之時徒縲縛其身心反以成此禍患非愚乎○東坡謂讓主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此見極高四篇之中盜跖尤甚而太史公莊子傳但謂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譏孔子之徒略不疑其文字精粗異同何也豈子長之意且以其非議夫子為高不暇及其文字乎不然則此書此篇在漢而後

竄扁匿也隱也藏也

趙文王名河趙武靈王之子

或因散軼為人所竄
易亦猶今列子也

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
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
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
募左右曰孰能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
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
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

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懼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

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

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之，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

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鉞，包以四夷，裏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

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
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
鏐，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鍾，以豪傑
士爲鈇。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
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
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
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
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

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
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
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
劍，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
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
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
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
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

文粹曼胡鹿纓無文理者也
襜褕雅衣蔽前郭璞曰今蔽
膝也
三蘊文集易云君不密則失
臣不密則失身事不密則
害成是故鸛鳥將擊必匿其
形

服斃其處也

喜劍者喜劍闔之戲也夾門
樞門也以劍術之士而客於
王之門者三千餘人以斃從者言以此為
從者之奉也猶今人言斃從也蓬頭突鬢
露其髮與鬢也垂冠不高其冠如今包巾
也纓繞於項下者也曼胡鹿曾也短後不
襜也語難者欲闔之時以語相詰難也示
以虛開以利與其進也後發而先至鸛鳥
將擊必匿之勢也設戲設劍戲也斃劍者
斃斷也以劍相擊也御杖御用也杖執也
鋒劍首也鐔刃也鐔劍口也缺劍把也畏
以四時言用之有時也制以五行順五行
之理也日月為德月為刑日月陰陽春夏秋
冬皆順造化自然之意直之舉之案之運
之上決下絕皆形容其所用廣大之意若
然自失者聞其所言之人覺其所好之淺

故自失也上法天下法地中和民意即天
時地利人和也四鄉四方也牽而上殿者
挽之而上也三環者不坐而行環所食之
地三匝也此自愧之意也服與伏同王既
不用此戲劍士皆退伏
自斃於其所居之處也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九

